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四

武進李兆洛

序

張漢賓屺瞻詩集序

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予與漢賓張君皆從遊先生亟漢賓學行又亟賞其所爲詩欲延以課子而漢賓不就時漢賓介綢櫫杏未弱冠亦同肄業每院課相見相親愛也未幾先生去弟子星散遂不相聞道光元年予始旋里櫫杏以所刻遺詩見寄乃知漢賓已歸道山惆悵

久之漢賓方嚴而沉篤亹然有志於力學修行詩詞非所好也而其詩安雅平易稱心而言盧先生亦以是深契之曩時同遊者如臧在東顧子明皆能通訓詁學有所述造表見於世而漢賓乃僅以區區數篇詩定蓋棺之論年不酬德惜哉惜哉今在東與君並溘先朝露而予塊然獨處少壯既無所成就桑榆已至又不能勤炳燭之明闇陋沒世辜負師友與子明亦久不相見未知其學業何如讀君詩追念昔遊亡者既不可復見生而存者益深離索之感矣道光十年正月

史鑑樓先生遺文序

右文若干卷宜興史鑑樓先生著先生諱問和字貽銘所居曰鑑樓學者因以稱之承世德守儒素修學以實踐爲務業行醇備確然有本諸身措諸天下之志焉兆洛之婦先生甥也以親串嘗獲侍緒論氣專而容肅其所言常樂易動心坐須臾間不覺矜躁之潛消也爲文章原本心得取達其所見而止尤樂道人善師友宗黨之懿行下逮鄉曲士女一端之美津津言之于人心風俗之所係三致意焉吾鄉自薛方山先生昌明理學繼

之者錢啟新先生時宜興史玉池先生故先生族祖也相與切劘至無錫顧端文公高忠憲公提倡闡明益實以茂宜興湯默齋先生學于忠憲溧陽潘鐵廬先生學于默齋宜興許璞堂先生學于鐵廬璞堂之弟子則先生也恪守其傳綿延一線先生歿而有志于道者茫然無所向往矣夫闇然之修不假辭說而憒悱之始實資啟發學之不講夫子有憂焉每讀先生丙戌學會記未嘗不悄然以悲也先生歿若干年弟子某某等懼遺文之湮也將鋟諸梓而屬兆洛為編校次第之如此

徐季雅文稿序

予與今學士直卿徐君舉於鄉又同歲舉於禮部意氣復相得也因得獲交於令弟季雅季雅氣清而行檏意致散朗既屢不得志于有司則益肆其力於古文詞每一再見所業輒益進今年冬復相遇于懷寧出其文命余序余自顧謭陋又荒落日甚凡所爲學皆僅涉其藩籬而已每念季雅之勤學不怠未嘗不中心愧然豈足以上下其議論自効絲髮之益哉惟曩時涉獵古人文章樂觀其論文之語如昌黎柳州類皆自道所得亹亹

而不厭而於近時諸文人有愜于予心而深愛之者雖未能灼然深知其利病幸季雅之深于此而又不鄙其愚則請誦所聞以質焉桐城方氏苞曰孔子繫易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顧氏琮序方氏之文曰方子之文葢探索于經史與宅心之實待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有不關于道教之文者姚氏鼐曰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用其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

所以當而徹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而吾友吳江吳育曰爲文之事有三曰理曰典曰事理足以究天人之微典通古今之故事周萬物之情三者備而後文可傳也此數言者未知方之昌黎柳州之論文何如而竊喜季雅之文之能與此數言者相彷彿也則其文之能自樹立以致必傳於後無疑矣直卿方置身通顯揆時度務一經一緯發爲讜論垂之後世尤當有不沾沾爲文而文自彪炳天壤者不得見久矣亦願因季雅而問焉

姚石甫文集序

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後湘詩集九卷續集五卷桐城姚君石甫著桐城氣節文學高於江左薑塢惜抱兩先生經術文章閎深簡要爲世碩儒石甫服習傳緒擴以通敏性識淳完內外不越洎乎筮仕益慎推行燭姦止邪肅若蓍蔡興利除害亟於嗜欲度務寬猛胥孚惠威頻霸渤遂蹈道則未求藝賜達從政何有是以陳事由其幾深尚論該乎通變凡所指畫考其成功無有幽遐若握符券豈獨以是存其謨猷示信無盡而已夫古

之學者莫不有天下已任之量所以副其量者莫不有
堯舜斯民之心六藝之垂教聖哲之著書賢宰相百執
事之抗奏持議皆若是已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易
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石甫亮懇蘉我心矣至於
詠歌性情之作雕繪景物之篇體兼質文詞必廉傑不
佻詭以害才不瑰麗以蕩心下視辟績猶莛楹也加以
少數隱憂長厄羣忌焦悴之音託於環玦悲憤之思憯
若風霜誦者溺詈惻其幽眇作者順息歸諸和平斯尤
合志騷人上溯小雅者也詩文初刻於閩中去年來權

敝邑觕書有暇乃裒前後所作損益次序復刊於江陰兆洛獲與賓從校第篇目輒爲條其指要云爾道光十三年八月

德子浚西磵集序

右詩二卷文一卷襄平德明府所著也明府諱宣字子浚以道光九年來宰江陰兆洛時主暨陽講席得時時相見每與閒言論風旨及治官條教常亹亹然有志於古之人氣淸而剛慕善如恐失不爲崖異然亦不能隨人方圓或以才吏過之所設施多不竟其意時時思返

初服曰吾有舊業可理倘得衣食裁足杜門致力於學冀有一言之幾于道可竊比于古人忽忽不自聊卒以十一年十月捐館官下悲夫君於詩少而耽之每進爾遂窮覽衆家而確知其得失于時俗好尙概不以屑意也後乃盡弃少作歸諸澹簡淵栗識旣卓鍊氣能輔之所存百餘篇乃所手定餘詩數倍於此亦多可喜皆置不錄不以溷雅志也爲古文尤精研義理不以町畦自域嘗言曰吾得交毛君生甫始窺古文牆壁然知之而未能爲之大要聚古書之精審義類之安調性情之和

去矜肆之態嘗漸近之吾年未老俟歸休而畢意焉所爲文數篇皆近日作不自以爲善然志致畧可見故並存焉君以紵灌門冑少日艱苦自奮於科目能綜練物務俯仰中節當世未嘗無推挽之者但少假歲月隨沭乎遷亦足展其懷抱乃爲怫鬱所撼衰氣乘之能無悁悁于身世之爲累乎校刊遺篇并刻生甫所爲誌墓文生甫知君深也道光十二年六月

屈侃甫亭帚集鈔序

右文四十三首常熟屈君侃甫作也文章之道君子之

道也貴近信貴遠暴慢貴違鄙倍矯飾造作不信也張脈憤興暴也任意指揮慢也詠謌舞至鄙也不應經法倍也蓋辭而曰氣則容貌顏色皆舉之矣古無古文之名昌黎始發之六代衰颯昌黎振之也其振之者變其容貌顏色耳辭氣未嘗有所易後之爲昌黎者日益衰并辭氣而易之作意奮迅者非暴則慢率情舒寫者非鄙則倍遑問信否亦何怪吾侃甫之力矯之以復古乎侃甫之文宗法東漢西晉非不欲上溯西漢也自以才力非所及而東漢西晉尚有軌轍可循斤斤焉守之下

此則綺靡卑陋非所屑矣其志力篤故不諧于世其宗法正故不戾于古知之者誰傳之者誰宜其瀕屬纊而惓惓自定其文以俟諸後世也介子祖徐欲遍刻而力不能及屬予鈔而刻之侃甫自定本本無多爲去其已刊入屈氏世譜中者又畧去其無所關係者所存盡此矣有知侃甫者亦可稍得其概也

澤古齋遺文後序

吾邑科第之盛頗盛于旁邑盖名師宿儒實有以振起之弟子有志於學者無不擇師華顛碩望開堂講學常

盈階溢席爭輳恐後先生或以明經終老而弟子蜚聲
藝林早遂青紫往往而是自
國初迄今稱名師者輩輩相嬗僂指可數也莫不洞達
原本周旋規矩出門下者亦皆彬雅修姱惟恐蹉跌爲
門墻玷以兆洛所見如清如鄭先生彥方袁先生謹八
蘇先生槐庭張先生隨安楊先生達甫莊先生璐舟王
先生及晉堃吳先生皆是也先生與謹八隨安達甫璐
舟皆有時文稱行世而兆洛尤心折先生之文宗法先
正而不泥其迹體會聖經而不入于霧探討神理而不

流于漫其教弟子也未嘗以法繩之矜才任氣之作時
時獎借特閑之使不詭於正而已卽之沖和言若不出
諸口有所議論舉大要使其指可見穆如也嘉慶丙子
兆洛與令子涵一同寓安慶得讀先生所爲古文數十
首始知先生兼治古文又數年而先生歿季子敬承始
盡輯遺文而編次之奉以見示兆洛讀之終卷恍然如
接先生之謦欬竊念邑中風會稍異曩時恐日以衰替
後來者不復見前輩風采也慨然識于卷末與君仲倫
程君子香皆深于古文者其序先生之文愨而信兆洛

不敢復有云也時道光七年正月

程子香文續鈔序

子香從吾友吳仲倫遊仲倫能爲古文而子香其入室弟子子因仲倫交子香愛其敦行志古足以砥厲流俗甚敬焉恨不得常見去年九月王守靜以書來言曰子香死矣將死裒所爲文屬其家人曰俟守靜來與之守靜必能爲我傳之也今攜其稿本以來曰子香之文可傳與否能傳與否謹歸命焉余旣痛子香之亡又悲其惓惓一編毋死不置疾沒世而名不稱固如是哉仲倫

文稱舊附刻子香文十餘首故今題之曰子香文續鈔刊于後與仲倫並傳亦其志也時道光八年八月

薛畫水文鈔序

畫水不可作矣而予時時思之彷彿在心目間以爲卓犖奇偉世不復有斯人也歿之次年令子可久奉所裒集遺文一編示予請爲之序予往年間諸畫水每出近作示予商権之予觀其心平氣和不爲放言高論以自炫耀如箴予之所短者赧然敬之今乃得彙諸篇而合觀之如澗花舒妍含香微度而幽味淡旨時沁入懷使

人悠然以思恍然以悅此可以喻其胸襟之静深意象之沖漠不當復以文字論也而以爲箴予之所短淺之乎窺畫水哉畫水綜賅物情明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上下議論洞中理要朝廷典章尤所諳悉於衆中持論嘗以諧笑出之聞者不覺自屈徒以進而守官用不獲展退而休老鄉曲爲伍恂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若有似不能言之意焉眞夫子所謂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者哉入聖人之道愈深而氣彌樸神彌歛斯慥慥之君子也而予猶以卓犖奇偉彷彿之尤淺之乎言畫水矣予

不能爲古文而心折畫水之學與年而進深恨曩時不獲多受敎益也故就所企見而言之云爾道光丙申九月辛巳朔

徐次峯梓里文獻錄序

江陰縣志雨亭蔡公所修者訛漏頗多不洽輿論自後邑人士屢議修輯迄無成功蓋司其事者或不孚於人而局外又往往各懷私見不肯從善服義彼此齮齕議論日益滋則仍舉而委之夫邑中掌故所頼邦人士之見聞覩記口講指畫使後生子弟知所觀法而後之輯

志乘者得所據証以爲搜採雖不能賅備一事一語隨所識焉皆後日千狐之一腋也晉宋而後如襄陽耆舊汝南舊事之類作之者指不勝屈蓋賢士大夫輔翼扶微多識畜德之盛心非徒曰樂道人善而已次峯徐君病邑志之不成薈萃所知遍爲一編曰梓里文獻錄博而致實又時加訂正以袪淆訛他日踵修邑志此其指南矣哲昆鑪峯兆洛畏友於邑中故事無不留意咨訪每相見輒終日娓亹時舉遺聞軼事以資歡劇相約纂述舊聞纂定缺失中道齎志士林同悲今見次峯此書

鹽峯爲不死矣此予所展卷而欣然以喜掩卷而悄然以悲者也道光戊子六月

硯壽堂詩鈔序

曼雲深於詩者也其色恬其神寂其氣苞其言徐徐其行舒舒其政事優柔中平所爲不近名而廉隅較如予與曼雲以乙丑歲同舉於禮部至丙子之春再相見於當塗官廨乃始相愛慕知其爲人讀所爲硯壽堂詩如其人也不名一家而自抒胷臆所欲吐悉雕擾擘而不詭雕搜刻琢而不纖歸之于夷猶澹遠常若有所不盡

反覆披誦者累月又閒以予意所謂未盡善者乙識於其旁曼雲亦不以爲非也縣令者自古謂之粗官刀筆筐篋之事遙午而蝟集凡所以搖其精疲其聰明銷鑠其志氣者奪其嗜好促其歡趣顛倒而不能自主而曼雲乃一以怡愉蘊藉陶澤于其閒曠然若人已皆得者而又未嘗以風雅自命嘯歌傲世曼雲眞深于詩者也雖然曼雲所爲之詩其服官以來視其未服官以前十裁得一二而已然則其神雖恬而其疲勞於此者亦大畧可知已今年夏曼雲換官蒙城之官時道出懷遠因

過予於眞儒書院以其素工飲也留而觴之而曼雲則已斷杯勺矣比別去屬予爲其詩序夫蒙城古蒙也莊周之所生而懷遠在古濠濮閒惠施所同遊處也目之所遇山川草木民物謠俗安往而非魚哉曼雲其亦有樂于此者乎無笑其旣已知吾之知而問我也時嘉慶丁丑秋九月

王學愚天籟集序

余之獲交於王君學愚也由錢君魯思莊君義門吳君二安畢君莘農楊君隨安李君鹿耔鹿耔居陳渡魯思

居叚庄義門莘農居郡中二安去余所居不四五里而君以歙人業鹽筴僑於吾邑之西郭外與隨安所居甚邇能詩好客以故諸君時時集於其所謂發石山房者君旣能詩郡之士各以詩來相倡和一言之合歡若昆弟其有緩急聞若在身籌之必得其當旣耗其居猶頓蹶狼狽而爲之無所顧惜而諸君之至也揮毫賦詩劇飲談笑濡首不禁目眙無罰竟旬日而不厭故凡欲之諸君者卽之君所無不得其蹤往時程翰林魚門行筴淮揚多財好士急人之急竟罄其貲然而名著於四方

身列清顯雖窮老而死其無悔也君之能詩好士説者謂與魚門相類惜其所貴旣狹不能之四達之衢爲天下所輻輳使廣其業而通其名也已嘉慶丁卯之春予將北行君送予於舟中意惓惓也其後義門曾思二安華農隨安相繼下世今年予還里門尋覓昔舊遊旣歎九原之不作惟鹿耔向客遊公卿閒其他友人爲饑所驅星散者半予閒入城或之其家而不得見出門而望杳然莫知其所蹤以是益思君之爲人安可以復見哉嗟乎前後十年之閒耳而人事摧剝一若渦年綿歷雖

欲從容遊處歡宴而無虞者顧亦有所不易得矣是可
慨也存君之子國棟於愛石山房出君所遺天籟集二
卷示予囑爲之序因撮其大畧而歸之

朱映霞詩敘

濱江而居者多慷慨直亮之士大抵爽爽可喜而失於
哆其見於筆墨者亦少溫柔之致故往往於詩教不近
亦水土之氣然歟暨陽濱江地也宋以來以詩鳴者時
有之而如王梧溪之真實黃大愚之哀烈梅亚平之雄
橫要未免有失之於獷者焉惟葛氏祖孫服習風雅切

磋三唐固非一世之士也元則許北郭之清遠明則張
藻仲之純和卞蘭塘之倜儻蓋亦指不多屈焉
本朝來如徐息須之茂美卓然成家矣近時則朱畫亭
之深穩張半圃之沉著徐南村之流利皆其善者也先
生與畫亭同族又與半圃南村爲莫逆交故其詩亦畧
相似不事彫飾隨興而吟探喉以出得幽深之意匠有
一往之風神夫詩本性情性眞則流露者自然淳懋不
借色聲香味之美先生内行肫摯締交沉篤刲臂肉以
療母長涕泗以臨喦浪然撫亡友之遺編潸然悼良朋

之先逝其至性過人可知稱此而發之篇章樸處見眞淺處見摯固非他人所能貌似也君令子九鑾以君詩見示予已選入江于香草復請為全詩作序垂示子孫于江于香草之選本欲以道此間學詩者君詩正可以為後學式矣故忻然為之序焉

婁水文徵序

郡邑必藉賢才而名故于賢材生長蹤跡所見每爭而附焉賢才之不朽三代而上率以功德三代而下不能不資于言則文章為重其名顯當時焯著史策者無論

亦有埋沉不偶身歿而名彰所著述隨時淪喪多有之矣非其子孫保守之卽賴志古之士搜輯而表章之而後足以自見於世而搜輯之不易或時代久遠軼而難稽或僅有存者零章斷句未嘗不愛惜而傳之幸而歷時未遠篇帙具存可收集矣而不得鑒別之識鹵莽屛厠隨其意爲弃取梧檟樲棘樊然一圃則作者之心力轉湮焉太倉漢婁縣地南服僻壤唐以前無聞人至宋始彬彬稱盛越于今八百餘年耳而邑之賢士周君亦泉王君研雲輯錄婁水文徵八十卷文幾二千首著錄

者凡百有一十三人列爲姓氏畧冠之卷端富矣哉鳩裒之勤也其名不聞於鄉邦姓氏不見於記載者蓋十七八焉皆搜剔煨燼爬羅叢殘而出之亦足以酬苦心之士于冥漠矣其所採錄上必關係國政下即斯邑利病風氣因革流俗善敗得失旁及都人士行義忠孝節烈可爲世範而激澆俗者雖戔編巨帙非此不登而有涉于此片言必採尤足資考獻之要裨志乘之稽也豈不可謂審于鑒別者哉扶輿靈淑之氣遷變以時因乎運會耳秦漢之際此殆爲鼃黽之渚而唐遂爲盛縣自

宋兩浙以文學自奮閩而興者接踵有人至明中葉荊石父子弇州兄弟身踐臺閣學擅閎富生是鄉者濡染深而服習久幾于家懷珠而人抱玉末季二張尤以幾社奔走海內以迄于今文學稱盛東南芳菲未沫豈非運會所鍾而君子之澤長哉周君予未之知研雲文備公胄也于先中翰太倉文獻志紬繹永備思賡續焉而托之于此編博而能精抑可謂不朽之業也已道光十五年臘月

邵子顯𥅳東䕳著序

今人每合多種書刻之謂之叢書經見稀而簡冊少者藉以流布亦善舉也而不問時代不擇雅鄭取充卷軸苦于不倫識者病焉蒙竊嘗謂叢書之刻當隨乎人所居都邑萃其鄉先哲所著述編而錄之或關於士風民俗之遷變或究于賢人才士之出處或辨于貞義士女之事實耳目親切可無訛淆見聞稱說足資法戒其有達官貴士條記國故藉資多聞素族通儒殫心名理以開夕秀乃文獻之總持輶軒之先路無泛襍之病而收切近之效者也太倉邵君子顯輯其州之聞人著述之

行於世者彙為一編題曰婁東䄙著凡五十餘種裒鳩旣博體例尤謹誠桑梓之巨觀而職方之要典矣聶雲汀陶制府為巡撫時欲薈輯江左古今名人所著載籍倣朱竹垞經義考之例編為目錄欲以屬予及魏孝廉默深予以地大物博規模太宏辭不敢為退而私為毘陵藝文志冀視聽所周收採易徧而志力衰頹度不能盡乃屬諸薛君子選今子選勤勤稽求畧見端緒矣而觸事棼總動輙罣碍所謂及之而後知未知成功竟在何日以此念子顯之用心銳敏眞不可及也道光丙申

八月

陳雲乃罷讀樓彙刻贈言序

贈言之來尚矣文則如伊尹之咸有一德詩則如周公之鴟鴞著諸經焉所贈者言也其發之者情也情根于性情之至者性亦至焉情達于才情之至者才亦至焉以其爲性與才之所至故隨其所發而憂幽坦白寬通變化之量無不具焉非是則貌言爾面友爾雲乃先生摯于情粹于性練于才以此交天下士趨之者如鳥之投鄧林鱗之歸巨壑也一行作吏恐舊締之緣日以疏

遠爰彙往日贈言而刊之裒然成巨帙一時名公鉅卿凡海內才人學士旁及海國外臣莫不琳琅其聲淵岳其色斐亹具存焉先生抱其情與性重之以其才以感通天下之情之性之才宜其致多如此矣今以罷讀題其樓將一切置之而并心一志於民社焉則以是感通於所至之人民社稷之情之性之才而究當世之務君國之利病亦必有發幽坦白寬通變化之量出而應先生之求者庶幾滙爲續編追踪詩書乎兆洛雖老尙樂得與覩而序之

朱畫亭詩集序

予以道光二年主講暨陽病其地尠藏書家人士亦不知稽求邑之前賢往哲遺文軼事並其著述之存否乃綜輯邑之詩人爲江干香草集比其年次附以小傳積十數年乃得百有餘人大抵宋以前無傳人宋則有葛勝仲常之父子元有陸子方許北郭孫大雅王梧溪明有張溥南藻仲父子薛堯卿夏冰蓮卞華伯鼎革時有黃介子梅正平

國朝李介立沙定峯曹峩眉徐昔民翁舜堂張半圓皆

以詩鳴者也葛氏父子遺集無傳僅從韻語陽秋中錄常之詩二首溝南亦無可考見餘多得其全稿而甄錄焉其他能詩而不以詩名或不能詩而零章斷句可採者指不勝屈就其善者梧溪疏而莊藻仲雄而麗昔民綺而婉半園肆而雅他如北郭之清迥華伯之流美介子之浩蕩正平之奇拔霽堂之圓和亦各其詩人之美矣頗聞人稱畫亭朱先生能詩而僑居沭陽不可得見邑人陳瑛選嚶鳴集先生名在焉而存詩僅數首欲求見其全稿不可得也今年春予友宗君儀鈞持先生子

天石書來盡出先生遺詩見示然後得見先生之眞如
接眉宇蓋先生僦居沭陽者三十餘年年九十四乃卒
則道光元年也所爲詩沉酣溫雅宗法三唐入蜀諸篇
傑奡鬱蟠不減工部是其最盛時歸田而後未免困于
謀生卒于酬酢雖復揮斥盡意興會飈舉而精氣稍頹
格韻少遜矣詩依年次遞編里居時曰紅塔集崇蘭集
北渚集蘆溪集蘆溪後集大抵經自刪定僅可二卷求
刻選廬山知縣後將赴蜀曰不意集一卷在蜀曰川南
集二卷去蜀曰日歸集一卷皆曾付梓自蜀歸沭僦屋

而居曰東郭集三卷南枝集八卷亦未刻而選拔以後得沭陽校官及爲校官保舉知縣中間當有十餘年其詩俱缺即嚶鳴集所選數詩亦俱不在集中不知天石尙有存者否先生之詩梧溪昔民之亞也可以馳驅作者之林而窮老寓公躑躅陋巷詩人之窮固然江干香草中安可無此芳澤哉梧溪詩幸邑人巳刻之而昔民詩大半散佚莫爲流傳藻仲詩猶有鈔存之本屢勸邑人刊之無留意者今天石薄田不給一硯四方幸承庭聞不墜詩緒其尙能爲先生謀剞劂事乎實此遺編愼

守弗失以待後之人其亦可也天石屬序先生之詩故書此以復焉道光十六年六月

過學齋詩鈔序

盱眙王子和能爲張文昌之詩亦不幸有文昌之疾不遠千里郵所刻過學齋詩示予而請爲之序體格文昌也志致文昌也其遇亦略相似焉文昌第進士爲太常太祝遷秘書郎韓昌黎薦爲國子博士終司業子和舉于鄉注選學博以養志不就文昌甚貧子和稍有負郭田闢一小園曰偶園以娛其親似可從容自樂而無求

者乃亦盲于目其眞所謂詩能窮人者耶昌黎爲文昌與李浙東書云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浙東李遜也遜爲浙東在貞元初昌黎薦之當在其後意其後文昌目復明故久於其官終司業耶子和和陶制府詩制府歎賞爲序其詩鈔則必有所以全濟之者子和自此將復其明達其仕以昌其詩此知子和者莫不以此爲子和願也嗟乎師曠有言天下有五墨墨臣不與焉臣之墨墨特小者耳豈不以智識器量足以聯然于古今升降之大事物蕃變之細卓然可

信今而傳後乎余子晚而青目靜坐甚有所得因自恨其目之不早青今子和之盲已六七年度其靜中所得必有怡愉冲澹婉轉沉摯發之于詩上希吉甫凡伯之風者以視文昌所爲吹竹彈絲敲金戛石奚啻過之也而又何文昌之足願也恨不得見子和而質之

路氏續修宗譜序

路氏爲宜興方雅之族其始自山東之汶上來遷迄于今十有餘傳矣聞人輩出登甲科涉仕途者仍世不乏兆洛壻于路歲時往來從其長老奉手問故事暇則與

羣子弟課文較藝尋覽山水爲童冠遊莫不彬雅有法度其于家廟之制尤致嚴重入主有限斷譜諜有勸戒規訓條敎井井悉備洒掃饋獻升降有倫心竊聳然敬之以爲宜其族之昌也十餘年來奔走四方踪跡漸稀闊未嘗不時時思之今年夏婦兄申宣以書來言曰吾宗有續修譜牒之舉旣成書矣願爲我序之夫申宣以明經敎授一時推尊宿徒以衣食之故皇皇西東席不暇煖而猶惓惓念祖篤于本根如此可不謂賢哉憶余居甥館時猶及見婦之祖聖與先生婦之族曾祖慕堂

先生皆以賢令尹致仕優游林泉厖眉白髯衣冠甚偉申宣兄弟並以弱冠負文譽趨走左右亹亹逼人光陰幾何回想如昨而申宣兄弟乃亦已頹然老矣日月逾邁何可追尋今日修譜之人即異日譜中之人爲賢爲愚可勸可戒毋亦有百世不改者歟思所以上無愧于宗祖下不怍于子孫者不其難哉申宣其益厲晚節媲美前型可矣

孟岸金氏族譜序

予里之東北五里許曰孟岸其著姓爲金氏有隱君子

曰金倩亭文行修飭志致超然屏居課徒善蒔菊當秋
英爛熳時集朋舊瀹茗清談爲歌詩以自娛予幼時嘗
一至其廬焉金之冑出仁山先生仁山後曾孫克躍始
遷毘陵郡城又六世曰禮尙始遷孟岸其自郡城分徙
他所者有馬口有大坎有丫义浦皆以儒素世其家而
大坎則頗有奮于甲科者倩亭輯其宗之譜斷自孟岸
始遷以下而于馬口大坎諸宗則僅著其支之同而不
復求合焉稿既具而棄世其子秀巖克繼厥志將鋟諸
梓而問序于予蓋聞先王之制禮也非虛加其文而已

本乎情以推之權乎義以正之有天下者祭不過四世四世以上親盡則祧適士庶人祭祖而止人情一而已天子四世士庶何以止二世且祖以上皆祖也何以祧之夫祭者盡其誠也盡其敬也自祖以上目所不睹耶情所不接情所不接則誠不通且祭必備物以明竭力必致齋以達精意力所不給意所不周無甯缺焉義也今士庶家宗祠動輒數十世族之繁者木主幾無所容及其祭也几筵不分斝酒錯列子孫拜跪冒然無等以是爲敬褻莫甚焉以是爲誠僞莫甚焉因而其各家祖

父之祭反或曠而不修或修而不敬是謂厚所薄而薄所厚名實舛繆鶩于虛文濫于情而不察其義故也至於攀援華胄合宗聯譜以爲誇燿誣祖忘本抑又甚焉夫譜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譜以收族屬非其祖之族屬何收焉如倩亭之見則可謂能知禮意自拔流俗者矣吾故樂得而推明之以爲修譜者法倩亭名安秀巖名範皆江陰縣學生道光八年十月

江陰西郊陳氏譜序

古系世之牒職之太史自黃炎以下建德賜姓胙以德

世秩然有稽其有違德宗殞則亡氏氏無所系編爲庶
姓莫之問也後世宗廢而譜興於敬宗收族之意亦少
有存焉然有譜而族乃益淆或衒華胄妄附會多攀援
虛張世次僞立佳傳汩亂先典羼訛來兹則有譜而其
世系乃益不明江陰西郊陳氏明時以水患自丹徒來
徙家積十三世本支蕃昌讀書明道理者不乏人而第
一世墳冢已有不可辨者第二世名字已有不可考者
以未有譜故也其先蓋屢欲輯之以有佚脫乃愈畏阻
不敢任陳君子珊及其從子堯羹奮然以爲之總主而

以求其眞詢故老以核其異口諮筆撮二年乃成勞矣又條理其義類依諸禮經聯本支之分嗣者別他姓之來繼者擬惇行傳以彰一節之善萃貞節傳以顯閫門之美立族居志以辨其里居詳塋墓圖以審其地域著其信闕其疑不旁援不虛附立時祀之儀謹出入之節以爲後範皆卓然可爲世式子珊方雅有識堯美嘗從予遊宜其所爲不溷流俗也旣成而請爲序余故樂得而言之

鄒氏重修家乘序

往年予為鄒氏校刻忠公遺集序其後越數年其裔孫某某等輯宗譜復請序之鄒之定居常州自忠公之祖尚書都官郎中霖而公之第三弟洞復徙居無錫公之長子柄為天台守因家天台惟次子處州太守栩留居常州實始輯宗譜天台宗遠不相及無錫之宗頗有與者前時嘗合二宗而譜之後以支庶碩蕃懼稽核不易乃各自綴叙而不復合兩邑皆有忠公專祠武進則追祀至忠公高祖恭以都官君為始遷祖而上祀三代也無錫則惟祀忠公及洞而以十六世孫坤光配蓋奉忠

公爲大宗也自處州輯譜後元明以來陸續修纂者六七而其本皆散佚惟乾隆壬辰年族裔靜安所輯者僅存道光癸巳公二十一世孫觀民始創其族定體例愼稽核以世系世表爲前集二十四世孫作霖任之文章傳誌及交遊詞翰爲後集二十六世孫澍任之其出入經費裒集捐欵則二十四世孫耀廷二十五世孫芬任之未卒歲而功蕆昭穆秩然詳簡畢當公之佑啟後人者抑可知也已夫公之志事卓犖古今吾鄉之學尤導源於公至今族姓彬彬多著聲庠序宜矣顧自學者鶩

於聲華莫求聖賢之本教行之不篤學之不講蔑古訓而背人紀未嘗不時仰止于公庶幾或一挽焉諸君子嗣公之緒帥其宗人以時瞻拜推公之澤以保其世譜公之支以收其族尤當闡公之學以繼公之志妥公之靈使子孫之心人人如日侍其旁而日聞其訓賢智正其趨桑梓薰其德則吾邦亦古昌平鄉邑也而豈徒以瓜綿椒衍誇本支之盛緜聯繩貫爲盡惇宗睦族之誼已哉敢附致嚮往之私爲賢子孫勗云

沙氏譜序

明初之克定江陰也由襄烈襄毅兩吳侯而武畧將軍沙原德實左右之邑祠兩吳侯而原德配祀焉沙氏譜武烈十一世孫淮所輯也沙多複姓神農時有夙沙氏始煑鹽故春秋時齊有夙沙衛其裔也逸周書史記解有質沙國漢書功臣表有昭沙掉尾後漢書方技傳有公沙穆六子皆知名陶淵明羣輔錄所謂公沙五龍是也唐有沙吒利廣韻云百濟有沙吒氏但以沙爲姓者惟何氏姓苑稱沙姓東莞人元史忠義傳傳察有虎翼卒沙立餘於廿四史中無著稱者路史國名記引相臺

志云古沙侯國今元城縣有沙亭春秋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杜預註亦云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而不云古國蓋自來傳記無沙國名也後漢始改沙縣爲侯國不知始封何人又無以國爲氏之事矣譜中一不牽傳而獨以始遷江陰之武畧將軍爲本祖傳至於今幾二十世凡分十二支詳其派别有傳有紀秩然不亂遡武略以上可譜者四世冠之譜首又遠稽得姓之始及相傳出於公沙氏之說并詳載之武畧子姓有别居直隷山西等省者則皆著派别之始而不强合條具凡例精嚴

愼密足爲後來式法而尤善其不依傍假借得審譜祖宗之道也沙氏江陰大族也城鄉散處不下數千丁多饒裕之家弟子員以十數奮於鄉科者亹亹有聞矣淮嘗肆業書院奉譜請序于予夫武略與二侯皆有德於江陰之人武畧巳配祀二侯子孫宜食其報爲之後者勵行樹聲及前人之踵武使單門孤族炳煥史册後之稱沙氏者推江陰武略爲大宗所以焜燿其祖先者於是乎在矣豈在追黃頊飾華胄矜門第之榮哉道光十七年三月

夾山熙河王氏譜序

道光十四年九月王君貢三謁予于暨陽書院而言曰聞先生之先乃夾山王氏之別族也貢三實夾山王氏方修譜敢奉譜求序於先生以為宗人光乎欣然受而讀之體例博以達宗支詳以核粲然秩然嘉譜也其帙分為十七志曰綸音榮恩施也曰遺像永瞻依也曰典型著祖訓也曰源流追本始也曰簪纓曰壽考美餘慶也曰賢淑祟志節也曰祠宇曰邑里紀世澤也曰系表明世次也曰行實具事蹟也曰奏疏表忠蓋也曰藝文

傳弓冶也曰贈进曰銘表徵不朽也曰舊序使歷次纂輯有考也曰拾遺殊文軼事過而存之也其遠祖爲漢丞相匡衡居東昌其後世徙居熙河宋初有兄弟俱仕于朝者避太祖諱去匚而稱王高宗時簽書樞密院事淵扈蹕南渡苗劉所藉口肇亂者也事平贈謚襄愍居姑蘇之楓橋十傳曰運一避元季之亂徙無錫再徙夾山迄今二十有一世其析居他邑者百餘處率蕃盛而夾山本宗最昌見戸至二千餘所居濵太湖倚夾山鄉曰太平鎭曰南宅舊隷武進雍正三年析縣今爲陽湖

地實介陽湖無錫宜興之隙不當衢道故其風俗敦樸簡於外事以生以育多息而少耗譜之始創於成化中累有賡續其後又定為三十年一修至嘉慶甲戌凡十一修矣貢三賓主其事析全譜為前後編前編一成不易而以後編為異日續修之地計費約而竣事速譜成而公貯猶餘金八十兩舉族之有力者家給十兩而取其息閱十四年而八倍其初乃止不給而別籌息糴穀而貯之以贍族之貧者此次續修費取於此則不復率口科錢而用無不足將盈以其息貯穀為義倉益譜成

而義倉亦成計遠而慮周守約而施博軌事之善者也

兆洛高祖當

國初時曾之夾山尋求本宗以支緒不可得而止惟相傳出於沂國文正公今而知其不然予家自愼吾公字於李迄兆洛七世而兄弟行不滿十人夾山之宗至二千餘家他徙復相埒何其盛也今時寻家子姪輩漸滋息意椒聊之條將遠而益繁乎卽今傳緒久絕祖宗不能復合則兆洛何敢妄言歸宗而或者藉本根之芘旁枝側生托氣昌熾異岑而同苔松茂而栢悅亦其理也

庶可冀乎貢三字金甬老于諸生工詩予所居距夾山僅五六十里而未嘗至會當挐舟訪君之廬進謁祠下訴祖宗之苦心陳後嗣之寥落與諸宗人講異姓兄弟之歡焉太歲在閼逢敦牂陽月之望

橫山包氏譜序

宋德祐初元兵至常州州守以城降郡人姚訔陳炤包圭等起兵復之事聞以訔知州事炤爲通判圭知武進縣元人復來攻協力拒守不屈皆死之其事不甚詳於宋史而邑忠義祠志具著焉圭字元潔則吾邑橫山包

氏祖也今其傳二十餘世矣其十五世孫虞廷中天啟乙丑進士爲南陽縣知縣而明季有曰行素者當乙酉歲

大兵下江南徇常州行素慨然曰吾獨非丈夫耶鼓鄉里數百人起義兵聞者響應操鋤棘以至者雲集行素率以赴城中道或散去至政成橋去者且大半行素曰吾固知烏合不足用正吾致命時也直前格鬭以死嗚呼斯無忝元潔子孫哉包之氏見於史者莫先於後漢儒林之包咸其傳曰會稽曲阿人而唐詩人包佶傳稱

潤州延陵人所居皆與斯邑近意包即延與信之裔若
宋之孝肅公則廬州合肥人固是別族耳今包之子孫
不祖咸與信以上世譜牒已佚支系缺然而元潔以來
有譜可稽昭穆有序則宗其可以傳信者焉誠慎之也
夫宗者所以收族也親親之殺於是乎辨苟徒誇遠冑
以爲榮而祖非其祖則親非其親等而下之族非其族
矣而可乎且以義烈之士之爲祖忠孝之氣徹天地貫
古今百世聞風莫不興起而況爲其子孫乎包之世自
元以來雖無烜赫殊絶者而博士弟子員仍世不斷皆

有風矩卓然能濟其美則其保世以滋大蓋無惑焉昔元潔公之所覆露也舊有譜嘉慶中十九世孫達源續修而爲之序今 十 世孫星乙匯修焉而請序於予前之爲序者明則有毛古菴薛堆山

國朝則有劉繩菴徐惕菴發明義理綴次先業亦畧備矣下走何足以繼之哉道光十有八年八月幾望

句曲東灣村馮氏族譜序

自魏晉設九品中正之法而門閥重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由譜系

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當時諸人多有纂述如王僧孺百家譜徐勉百官譜何承天姓苑柳沖大唐姓系錄路淳衣冠譜柳芳永泰譜林寶元和姓纂之類大都矜地望飾華冑而已其餘各姓自爲編纂類亦相似夫宗廟之儀或在缺當其式微誰爲記載一涉意擬便成荒唐百家譜諸書今皆散佚而唐書宰相世系表率本諸書其間淆訛傅會令人齒冷者不一而足安在其爲博通古今也夫譜牒之設使人不忘其本而已使人知敬宗收族而已

若攀援假借以爲寵榮是宗非其宗族非其族忘本孰甚焉宋明代諸賢漸明斯義蘇氏歐氏之譜卓然遂爲後世法程而明其意者少庶品之族往往借重於高門如狄武襄之不肯上援梁公者百不一見也句曲東灣村馮氏系南唐東都副留守延魯其先彭城人遷新安至延魯而遷金沙今爲金壇縣之五葉十四世曰茂暘者避元季之亂遷句容之東灣村積于今文十四世而譜牒未葺十一世孫縣學生廷綬于嘉慶十一年經始搜採未竣事而歿十三世孫宜瑾與其從弟宜瑜釐訂

成之郵以見示而請爲之序予閱之條理粲備確然有限斷於金壇之本宗則僅載延曾及茂暘之世次而其餘不及焉於句容之支宗則詳序見在之屬族而他徙者不列焉慎支子之繼嗣嚴異姓之亂宗祭祀有歸墳墓有守事必核實訓必可久庶幾乎得敦本收族之意若夫馮氏之著漢則上黨潁川魏郡南陽晉則信都唐則京兆婺州瀛州宋則河陽明則定遠臨朐皆炳炳史冊即金壇之胄亦有閩人而遷句容以來未有興者積之厚流之光其將有待乎上黨潁川諸馮亦皆烜赫當

時其後幸寂寥莫繼瑾瑜誠推致愛致慤之誼篤近舉遺無慕乎世榮日邁月征子孫式穀吾知句容之馮行且抗上黨潁川諸望而代興也道光十年三月

許桐山小湖詩鈔序

余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產以上輒亹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教之其奉先生也餼饌具伺好惡惟謹余家所居曰三河口其東曰焦墊其西曰鄭陸橋曰滙上皆市集所轃相距十餘里間焦墊承氏余里須氏則劉先生中黃湯

先生印川常主其家滙上許氏則湯先生及丁君叔侯迭主焉數君者相善也赴館後必相往來主人不以爲忤且時時擇良辰具酒食集諸君而觴之數家者毎迭爲賓主予嘗侍先大夫偕印川先生赴許君之招許君昆季二人長曰溟帆次卽桐山先生門庭脩潔花木娟淨兩君怡怡式好羣子姓若數輩擢進退彬然相與話桑麻榷文藝樂飲竟日乃罷自爾以還予南北宦遊家居日少劉湯兩先生並已下世而君兄弟亦奄然捐館舍矣今年春令子寶書奉先生所爲小湖詩藁見示曰

將以壽梓請序之君之詩天機清逸不事雕藻其傳世無俟予言又程君庚南陳君湖海丁君叔侯皆詩人其序君詩甚備無以益之獨俯仰今昔慨然于風會之遷變向之弦誦相聞者今或徙業不顧民生日蹙詩書之氣日衰不特老成彫謝爲可歎也如寶書之勤勤于流播先美克紹前業者可多得哉可多得哉道光七年夏五月

靜寄軒詩文目序

右文若干首詩若干首荆溪潘辰雅觀常著兆洛少躁

妄稍涉文字便欲頡頏漢魏于宋儒洛閩諸書泊如也婦兄路申宣深規切之始聳然有悔申宣為言觀常潘君之邃于學而醇于養也私竊向慕未幾得相見落實若無偶而恬愉靜虛之氣悠然內充從質胸中所疑言甚簡約而必洞原本因盡叩其學初嘗泛濫兵家陰陽縱衡醫術後從史鑑棲先生遊盡捐之然好釋老書皆了然于其所從入及流失之所至顧不輕出諸口為予言曰程朱直接孔孟實能體聖人有教無類之心後人嘗譏于程朱無傷也自是每至陽羨必相見一日同抵

足路氏館中夜半寤君亦寤問洛不寐乎曰然曰有所思乎曰不曰無所思有所覺乎曰嘗終日讀書倦劇而寢將曉方寤覺此心澄然如水可一炊許君曰此甚不易得吾子才而能斂是福相亦必有成因嘆曰吾受命至薄屢自試之而信將無分于斯世矣讀參同悟真稍解修道之法行當入深山屏萬緣作自了漢耳予曰君所遭則誠薄論所賦則天于君甚厚徒以外之蹇嗇而恝然乎孔孟何以不求解脫耶君曰何敢擬孔孟自古豪傑皆爲其難者皆有所不得已也世于我無不得已

則聊以不才終其天年而已予曰然則君將何之曰遍探名山而擇焉今則未也予戲曰道成之日來度我乎欲我往尋君幸示其處君笑曰仙豈能度人吾子亦何待于度各自功行完滿要當有相見之日又歎曰成道何可易言但此志不可回耳自知其命之薄而欲忝位業真靈乎是後或歲一二見或曠歲不見癸亥冬遺予書曰去冬渴晤無因非有所言欲少了癡情耳閏二月下浣聞足下在宜媒絕路阻咫尺天涯覿面蹉隔如此知此生復得幾聚耶三月初聞足下相訪不遇悵然彌

日辰雅積業深重既爲宇宙鮮民鹿鹿浮生轉眼盡成
黃土烏鳶螻蟻本分自然冲舉飛昇付之妄托判以此
身縱浪大化以天地爲蘧廬日月爲棺槨庶幾一洗垢
氛稍還本色此意獨可爲吾申耆道爾足下勉之君子
之道與時推移二人同心或出或處足下有德可修有
業可進有天倫可樂有達行可期但令此心堅定豈必
遠俗全眞以無用爲用哉僕凡夫結習須萬死消磨遯
尾餘年妄欲效龍蚍之蟄屏棄萬緣置之一處持此幻
形未知所托空憶我友太息躑躅歲云莫矣日遠日疏

恐終少盍簪之期也聞當來宜時又須他適不能相見敬書數語以達懸懸至甲子九月留書別故舊棄家長往莫知所在久之有見之于天台國清寺者其子遇魁聞急往跡之則已歿于潘某家潘故宜興人尉于台罷官而家者也君因避再識之遂常往來一日謂曰吾將死不欲死寺中于君家但化矣遺言瘞于國清寺前半里所潘如其言而碣之嘉慶十有八年六月一日也君資學絕特殆天所縱蹤跡雖奇而不詭于正予意君不死特彼家所謂尸解耳海山江湖同此風月終當與君

尋抵足之盟焉君無意於詩文就所作固兼有散朗密栗之美不可無傳也君嘗師事鑑樓先生先生切切以斯道之傳屬焉君雖退然不敢任然源流莫二矣因校鑑樓遺文并校君詩文附之事行詳于君甥邵彪祥行狀亦列于後道光八年十月

霍堂詩文鈔序

自詩古文辭有專長之家欲擅其能者遂循軌跡以求其合或别開徑術以競新異而所稱述于後世者率代不數家蓋性情少而矯飾多亦一技焉耳矣先生之詩

不能名家而圓勁拔俗清越如玉身旣不遇無朝廷制作關其念慮所爲古文大抵鄉里聞見師友朋舊善人逸士嫠婦賢女之遺事皆直書其事不爲浮藻時舉鄉曲俚諺以取通曉于風氣之浮澆習俗之流變輒隨事詳著之爲後生法戒蕩蕩然若流水若游雲適然如其意趣所至而止蓋無意于傳世云爾而精神所寄眞而不殼要自有不朽者存先生令子　旣屬兆洛爲先生傳因奉遺稿詩若干卷文若干卷俾爲詮次將次第刊行之謹復私識其所見者

謝仲偉詩文遺稿序

予與仲偉以嘉慶甲子同舉于鄉而仲偉寄籍順天寻赴禮部試始相識修幹偉軀氣疏以動甚相得也其後踪跡乖左往往曠數歲始一見每見則意氣益冲粹知君之於學進而益上也前年君服官山左以丁艱謝事歸服既闋之京師補官緣前任山左時有事罣吏議部吏齮齕之因憤鬱致疾不起君器識亮達以之馳騁皇路所至當未可限量而遽止于是耶莊君厭原持君所為詩文稿示予曰其家將以授梓請序之讀其文冲容

雅懿言必衷諸道詩筆亦磊砢旁礴不依傍門戶吐屬軒奕一展卷如見其爲人懷才無所施用而徒以此區區者冀沒世之稱彌足悲矣吾邑近年以來英賢彫謝如李中翰湑庭趙孝廉林一丁比部淵初呂廣文華南皆學足以周身才足以度務而年纔中身相繼溘先朝露疹痒之痛豈徒朋舊而數君子者書問寥落未知生平翰墨尚裒拾與否反復此卷珍重何如尤不禁抱卷三歎者也

沈青業姑樹山房賸稿序

焦藝沈君青業砥行勤學士也而不偶于世少負文譽年三十二始青其衿與秋試累薦不售汪祿門巡撫爲監臨見君文激賞之欲引之自近不就所爲文日益精詣鄉里中譚制舉業者必屈指志致嚴厲不妄笑語或以是非質斷斷辨之義形于色常繪虎尾春冰圖以見志鄉里中又以道學目之凡稱道君者類以是而不聞以詩名予與君居既鄰近少相習比予從宦蹤跡益疏予歸不數年而君卒令子毗銘以君所爲姑樹山房賸稿見示屬爲之序讀其詩磊磊落落直道胸膈不屑屑

摹唐範宋特自以眞率寫懷抱耳然後知君之不願以詩名人亦遂無能名之而其詩則正以不矜于名而成名者卒以莫之能倘也君家世淸素藉居賈治生君既以力學有聞矣思奮起甲科以榮其父母乃困阨不遇故愁鬱憤悒之氣時時流露于楮墨而慮周音雅不掩其恂恂退讓之致尤足以覘君所養焉予不能詩所言不足爲君重特舉平昔相識之雅綜其行誼致惋惜之私云爾

金倩庭詩稿序

距予家東北五里有小山曰鶴山山之麓曰焦塾明高帝故人焦先生之所隱也其傍近村墅四五皆守耕讀多詩人如吳二安金倩亭承勉齋張西溪是菊圃大抵以授徒自給課讀之暇寄意吟咏閱月踰時各出所得相示更唱迭和以相樂也予與二安雅故曾因二安一見倩亭餘人皆不相識或見其詩或并其詩未嘗見竊嘆焦先生之流風所被者遠也三十年來遺老凋落已盡而弦誦之聲亦減于昔時村塾師旣少授徒者毎汲汲顧影謀生事無復曩時啜茗戳筆從容遺韻矣予毎

追思愀然倩亭令予秀岩將刻倩亭遺稿持以示予請爲序讀其詩伉爽自喜直道胸臆語不拘拘守繩墨讀酬唱諸作如見二三白叟促坐野屋脫巾抵掌酣嬉笑傲時二安勉齋詩予已刻之舊言集中西溪菊圃之稿未知尚有存者否而倩亭有子能不墜其業甚可幸也雖然焦先生之高風冠絕一代曾無隻字片語流傳人口則名之傳不傳意亦有不在于是者耶倩庭行誼具江陰夏吉修所爲傳頗能肖其實可無俟余言也

野秀山房詩序

道光丁亥秀水葉兩垞明府來宰江陰兆洛方主講暨陽因辱知眷時相過從得讀所著野秀山房詩集紀元迺考尋屬校録紀元通考付之剞劂其明年明府擢任泰州邦之人皆惜仁人之不能久留也乃未及赴而遽歿于署廨公子以兆洛獲契于公奉詩集以來請編選授梓兆洛不能詩深惜不足以知公之詩其敢妄甲乙下雌黃乎惟是獲侍彌年旣悉公之行事而微窺公之性情志致以推合所爲詩篇心聲所發固有藹然具見者公幹事勤敏而未嘗矜其能歆然若有所負事無大

小一以誠篤不肯毫髮欺飾易直子諒于是非之際持之毅然而接人溫柔周旋交遊間勤懇無已故于詩之沉博雅麗可以知其斂焉于詩之真摯典則可以知其誠焉于詩之矯健踔厲可以知其毅焉于詩之纏綿往復可以知其勤懇焉詩何足以盡公而讀其詩者皆如見公公豈必以詩見哉公今逝矣遺愛如斯流連遺編噫不渤洄甘棠勿剪況在斯文致識所知敬復公子世不乏言詩之士原本情志臚采嘉藻亦將于是乎求之也

孫晉庭癡閒詩草序

東野詩曰食蘿腸亦苦強歌聲無懽俯仰見拘礙不知天地寬此歐陽子所謂詩能窮人窮而後工者也而蘇子由譏其不聞道諒哉夫詩以理情性空室蓬戶歌聲若出金石此眞能詩者與不堪其憂至于高天厚地若無所容其轉側是亦不善處窮卽何所爲而不窮宜其詩之窮也而以爲詩能窮人詩之敎固如是乎哉江陰孫君晉庭少日貧甚自力于醫以自給所詣日益精造詣日益衆遂以名其家而成其業興之所託時爲詩歌

其嗜之也同于醫稍暇輒吟哦推敲不置若有以自樂而忘其貧也子韶歲貢生有聲黌間孫有穀亦已補弟子員矣肄業書院韶因奉遺集曰礙間草四卷見示曰將刊行之請爲序予讀其詩卽事喻旨就懷取適導氣以遂暢融情以求和不規規于藻飾詞句刻畫聲調口未嘗言窮也意未嘗及怨也惟其神恬而志和故雖處困阨頓撼極人世所不堪而心不爲之動學醫而醫工學詩而詩工庶幾有得於詩之教而能聞道者歟故爲述其旨而歸之時道光十二年九月日

朱橘亭詞稿序

詞之源出於樂於三代爲詩於漢爲樂府有樂府而詩乃別出爲類暢於唐之樂部調曲至元而曲自爲曲詞又別出爲類詩別於樂府而詩之變乃不復合於三代之詩詞別於樂部調曲而詞之變乃不復合於漢之樂府此吾友張臯文先生詞選之所爲作也詞選之序言之詳矣比時吾友宋于庭翔鳳自序其所爲詞稱汪工部小竹之言曰凡情與事委折抑塞於五七字詩不能盡見者詞能短長以陳之抑揚以究之蓋窮居則氣欝

氣鬱則志衰志衰而慮亂慮亂而詞碎而能歸之節湊之微道以聲音之變各使就理靡不開暢又能包含蘊畜不盡其聲俾皆平氣以和其疾是以填詞之道補詩境之窮亦風會所必至也又自言其詞曰春無關于飛鳥秋無關于候蟲有感于氣而不自知有動于中而不自覺期斂散越之意約以宛轉之言出之靡盡而留其有餘庶幾擗臂憂患之中遊歎塵埃之外此兩君者之所言皆能引申臯文之旨而博其趣知其可以補詩境之窮則知詩之復於樂矣知其可以斂散越之旨則知

詞之深于詩矣橘亭之詞庶幾聞臯文之風而得其意者予故樂誦其所聞以質焉時道光甲申之冬

吳耶谿遺文序

道光己卯歲予客授維揚鮑氏耶谿亦從其尊人讀書康山暇時過從始相識也舉止疎率眉鬖然壓其目瞳冉冉有芒問所業述之甚有條理爲制藝文高雅得正嘉遺法年才十有九聳然異之閱月其尊人先歸于因招之同住鮑氏館凡旬餘益悉其性行不事邊幅落落穆穆其視與儕俗人問答若深畏苦者而卓然有志于

古人已而知嘗從其族父晉望先生問業先生故高行
以古文時文式後學者也因易以益治古文詞欣然願
之未幾予亦遂歸遍語所識謂吾鄉晉望先生之業繼
之者將在耶谿予以舊青氊淹流江干入郡日少已而
聞仲倫得佳弟子能古文問之則耶谿也甚喜而耶谿
已北遊不得見又幾年竟卒於京師年三十三耳王子
守靜收其遺文以示予予乃見耶谿所爲古文衷猶沖
澹眞仲倫高第弟子也予亦恍然如復見耶谿焉有才
如此而不能盡其材以中折烏從測其理耶祇增予之

慭而已矣仲倫爲之誌其墓悲惋具矣予特追念十年前所歡焉規焉脊脊不忍釋者而乃止于斯也聊記之而序之道光十五年閏月晦日

王子臣詩序

比時盱眙推兩詩人皆王氏羣從也曰子和子未之識曰子臣則十餘年前曾過予暨陽書院與之語樸以秀文而致愨論爲詩以風雅爲宗云欲選漢以來迄於明爲一編以風雅準之而去其不物者別去二年寄所爲伊蒿室文集示予識偉而氣醇不屑屑守規格而調適

上遂有脩逸之美中有二家詩録序二家者明之正學陽明也其序曰詩本天成勞人思婦抒其中之不自聊有迫其天而發之者有道之士抒其中之所自得有養其天而發之者一挾其入心之勝以求之而天不來其於兩先生深致嚮往之思焉則予雖未見子匠之詩而信其果能宗風雅以自達且以知子匠之不僅詩人也今年夏子匠之從子石生以子和詩屬予序并寄子匠詩一冊盡手錄者也反覆諷詠神爲之移曠兮如秋暟兮如春坦兮如地盪兮如雲煜兮如火迴兮如水盡抒

其所自得而養之以從容之天以要其成者也如此可與道古矣如此可不襲迹古人矣子臣未嘗索序而欣喜愛慕之意若不容已於言予不能爲詩而心折子臣之詩故卽子臣所以序二家者言之二家非求工於詩者也子臣之言也子臣尙有求工之跡焉此其所以不逮也子臣置之矣幾非在我勉强無從學與年深徐而俟之可矣豈不爾思道之云遠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子臣豈有所望於我耶幸語之也道光戊戌七月

黃潛夫文集序

英哲之士垂英光於奕世豈不各有其時命哉時也者
一代之好尚乖合也命也者一身之通塞修短也才宜
於世爲世所需其命必達且修反是必阨塞甚且短折
而要其才之所裕塞於時而通於後短其身而修其名
此則天之生才所謂不虛生也吾友黃君潛夫誠篤闇
默爲學務於實而不邀於名其誠闇者不合於時者也
務實又非時之所需幸席豐厚年不四十而逝尊甫子
仁哀其所未定之稿若干屬其友毛君生甫訂而刻之
生甫君之至交也亦辱交於兆洛既定其遺書爲之序

子仁復屬兆洛一言潛夫之沒予既傳之矣今閱其遺書尤不勝感焉生甫序其洞于道德之顯晦文章之沉越者固已至矣予何言哉聊復遠稱時命知其修短之不在一時以慰子仁之悲也道光十八年冬十月

鍊伯頴集敘

伯頴鍊君廣東連平州人常熟明府立人先生之冢子也立人先生以拔貢生出爲令豈弟所被人民愛之道光十七年權上海縣事十八年月日伯頴卒其署立人先生搜其書僅得所著未成之書與尋常酬應之作凡

若干篇集以屬其友寶山生甫毛君次弟校理成而刋之生甫又綜其志誼爲哀誄伯顏可不朽矣古來以少儁稱者不乏也大抵以文詞口語若穎警衆耳若學問之事如童烏之與玄終軍之上書君子尤深致惜焉以其甫涉戸庭便及奥窔加之深造所至不可知也然丁鴻十三受夏侯尚書張堪七歲受梁邱易未嘗不至於成立則得於天者獨厚也以予所閱葢秀而不實者幾不乏人也日金朗甫歙人張皋文先生弟子也皋文治易剏通虞氏義條理縝密朗甫盡通之爲之補正旁通

年十有九卒皋文刻其遺書而序之曰江安甫亦歙人與明甫同受易于皋文學相逮也年十有八而卒皋文序其遺書與明甫合刻之曰董方立寺中表弟也幼窮困而好學好深沉之思通古今算法能糾其譌而補所未備又深悉中外輿地繪

皇朝一統輿地圖又爲水經注繪圖皆絕學也年三十有三卒友人爲刊其遺書焉曰黃潛夫嘉定人席豐厚而屹然能求友力學著日知錄集釋等又有遺書數種年三十有九卒即生甫之至友校定遺書而刊之者也

逮伯頻而五矣其餘工文字能讀書嫥嫥殊於衆人者又不啻數十人焉何天之靳之耶抑非其時而無所待其用也要其英光靈氣以較壽儁之士固不啻過之矣

道光十八年十月既望

石華小草序

石華夫人陳孝廉五門妻也姓湯氏十八歲于歸廿有七歲而逝所著石華小草一卷玉琴餘韻詞一卷五門錄其手跡以年編之日以當遺挂他日兒子長大且以當棬棬口澤也閱四十年五門命其子孝廉艮顯茂才

良玉奉以示予請爲序夫溫柔敦厚詩教也是於女教爲宜古賢女往往他無所表見獨以詩傳耳葛覃卷耳太姒之徽音也蘋蘩草蟲南國夫人之燕語也綠衣燕燕衛莊姜之傷已也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則采苢標梅葛菲綢繆諸篇是也皆出於其人之口而發情止禮之心見焉夫人之詩緣此求之不應者鮮矣顯等誠悼心喪泉稽求聖善於是焉求之何異聆遺響于慈珩覿儀型於翟狄也哉道光丁酉三月

養一齋文集卷第四

養一齋文集卷第五

武進李兆洛

序

皇朝文典序

大圜不言星雲爛然實代之言大方無紀河嶽迤邐以爲之紀其在于人精者曰文下挾河嶽上昭星雲所以經緯宇宙炳朗絲綸者也其儒墨之訓彫琢之詞疇人術流之馳說春女秋士之抽思皆一花一葉一斲一妝各有可觀而非其至者矣拘學之士閉門距躍高指月

窟卑詮蟲天圍於所習得少自足或服習卿雲揚推燕許祗襲優冠競陳芻狗於朝家實書鴻典會未或窺是猶不覩建章宮之千門萬戶而妄意蓬壺為璇臺不聞鈞天廣樂之洞心駭目而拊掌巴渝以軒舞也曩廁庶常竊抱此愧間搜司存冀有採獲旋出宰邑斯業廢然罷官多暇憶之耿耿比遊維揚聞此土前輩先有纂集亟求而觀巨帙充几登懸圃而案玉入鮫淵而數珠矣就其輯錄小有乖紊遂加釐次以類相從都若干篇為七十四卷羅列務盡并有

取舍其所未備倂諸博求卷之大小不齊盡留編續之
地焉其於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遺翰或同伯厚指
南豈戴圜履方之倫夸于創見庶大雅宏達之彥遂其
乃心云爾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序例

京師居天下上游府曰順天府尹治之領廳四州五縣
十九畿輔曰直隸設總督于保定領府十直隸州六廳
三州十二縣百有五
留都曰

盛京府曰奉天府尹與將軍共治之尹領府一廳三州
四縣八將軍領副都統城二城守尉城八協領城三
盛京之北曰吉林將軍治焉領副都統城四協領城三
又北曰黑龍江將軍治齊齊哈爾城領副都統城二總
管城二城守尉城一是曰東三省畿輔之南爲山東巡
撫治濟南領府十直隸州二州九縣九十六西曰山西
巡撫治太原領府九直隸州十廳七州六縣八十五西
南曰河南巡撫治開封領府九直隸州四廳一州六縣
九十七山東之南爲三江總督駐江寗江蘇巡撫治蘇

州領府八直隸廳一直隸州三廳二州二縣六十二安徽巡撫治安慶領府八直隸州五州四縣五十江西巡撫治南昌領府十三直隸州一廳二州一縣七十五三江之南爲浙閩總督駐福州浙江巡撫治杭州領府十一廳一州一縣七十六福建巡撫治福州領府十直隸州二廳四縣六十二河南之西南爲兩湖湖北巡撫治武昌總督駐焉領府十直隸州一州七縣六十湖南巡撫治長沙領府九直隸廳三直隸州四州三縣六十四山西河南之西爲陝甘陝西巡撫治西安領府七直隸

州五廳六州州五縣七十三總督治蘭州領府九直隸州六廳九州七縣五十一土司四十二陝甘之南爲四川總督治成都領府十二直隸廳六直隸州八廳六州十一縣百有十一土司二百六十九江西湖南之南爲兩廣廣東巡撫治廣州總督駐焉領府九直隸廳二直隸州四廳二州七縣七廿九廣西巡撫治桂林領府十一直隸州一廳五州十六縣四十七土司四十六四川之南爲雲貴雲南巡撫治雲南總督駐焉領府十四直隸廳三直隸州四廳九州二十七縣三十九土司五十貴

州巡撫治貴陽領府十二直隸廳三直隸州一廳十一州十三縣三十四土司八十一陝甘之西爲新疆伊犁將軍治惠遠城領城九參贊大臣城二辦事大臣城八領隊大臣城二青海辦事大臣駐西寧領旗二十九土司三十九四川之西爲西藏前藏治布達拉城駐藏大臣在焉領城七土司三十九後藏治扎什倫布城領城六自

盛京之北迤西至陝西之北皆內蒙古也爲六盟曰哲里木盟同盟之旗十曰卓索圖盟同盟之旗五曰烏蘭

察布盟同盟之旗六曰伊克昭盟同盟之旗七其張家口外察哈爾八旗隸於張家口都統甘肅北阿拉善額濟訥二旗不在盟數而徵比於內蒙古瀚海以北曰喀爾喀是爲外蒙古設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台城所轄曰土謝圖汗三音諾顏車臣汗扎薩克圖汗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外藩之圖獨有朝鮮亦附列焉

康熙乾隆兩朝

內府輿圖外間流布絕少陽湖孝廉董方立精心仿繪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

之遷與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東盡費雅喀西極葱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分爲四十一圖大者擬尺小亦尺餘門合既難觀者不易今總爲一圖焉

原圖依

內府以天度經緯分劃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無贏縮而經度自赤道迤北以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當三里三分里之一秒當二十步胥數即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贏縮今依

靈臺儀象志實測逼南北畫爲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便而以虛線存天度之經度使測天者仍可依傍其緯度則每度分爲二以應地上百里南北以北極爲準自黑龍江與安嶺北極出地六十一度至廣東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相距四十三度東西以京師爲中東至三姓所屬海中大洲偏東三十一度西至喀什噶爾偏西四十六度相距七十七度計里定方南北八千六百里東西一萬一千五百里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後序

兆洛始得

欽定圖書集成中所刊輿地圖莟其不著天度繼得康熙

內府輿地圖大于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

東華錄言康熙五十年五月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方寬大脗合以周尺

筭之天上一度卽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尺筭之天上

一度卽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

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遣能筭善畫之人

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

五十八年二月

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

始得告成九卿等加求頒賜允之即此是也尋又於廣

東巡撫庫見乾隆間所

賜各省將撫

內府輿圖則合繪之圖也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

次排之欲臨其本而未成繼得董祐誠所繪各省及外

藩圖於新疆差詳於州縣改革創制以嘉慶年爲斷乃

合其總圖而刊之繼又見沈廣文欽裴所藏別有乾隆
內府圖亦總繪而截為正方以刻之方逾二尺直省與
兆洛所刊略同而西北外藩之境拓幾倍乃以所刊本
于外藩外補足焉凡墨書者皆是也以所繪天度大要
相同無更創之勞耳謹按乾隆乙亥年定準噶爾遣官
測量繪圖以進丙子八月有
御題詩已卯回疆蕩平再遣官繪圖以進庚辰六
月有
御題詩俱刊卷首此蓋庚辰所刊也疇人何國宗傳言

乾隆二十年準噶爾蕩平奉
命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則其事矣庚辰乾隆二十
五年也

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
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
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
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

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

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昧于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膩理所必至也于相雜造用之旨均無當也

上編序

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敷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裡詩書義

必嚴以閎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之思奮以瑰爍之辭故高而不槬華而不縟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厲斑已降知者蓋希或猥瑣鋪叙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瑑以爲奇麗樸即不文華即無實未有能振之也至於詔令章奏固亦無取儷詞而古人爲之未嘗不沉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詞深厚寔見於斯豈得以唐宋末流澆尨浮厖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編序

著錄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懿或豪俊

而訣盡盡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興則詞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導先路王符應劭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然枝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殊體中郎之作質其有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

下編序

著錄若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詼諧辯論者流實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往往託思于言表潛神

子旨迴引情於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檢就其福者亦潤理內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鏤繪爲工逋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爲游戲佻側洸瀁忘其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關造作妍媸雅鄭每肖其人齊梁啟事短篇藻麗間見既非具體無關效法十而存一槪可知也

嚐言集序

乾隆壬子癸丑間將輯郡志因搜求邦人士詩文小集恐令送局以備纂輯藝文乎所采得送局者十有餘家

別見他人所采送者亦十餘家其所未見者且不下百家或素有詩名而集未行世或無詩名而其集裒然成帙大抵名不聞於鄉里十三四其詩往往淸婉可誦皆百餘年間人耳而湮沒不彰已如此私擬倣志局之故悉取諸集各選次十一都爲一編其後志未及成而輟典守者不謹遂星散不可問意常恨之夫人不必名家詞不必極思爲之者或無意于傳見之者或不甚相愛而桑梓之舊風故老之軼事習俗今昔之異人物盛衰之變每於尋常吟咏彷彿迴之使人鏘鏘洋洋悠然以

思忽然以悲此亦鄉邦文獻所資也況乎師友之宴語朋儕親串之周旋當其綢繆户庭契闊風雨言歡撵手涉想牽夢洎乎朝露俄晞墓草遽宿楚嶐音容流連未已忽覩篇翰如親笑言詎能不寄永思于遺文申顯懷于往跡者識故欲及此暇日聊追昔游凡有所見隨加詮次間亦搜求前哲旁及流聞旋得旋編不以前後爲第所蒐來者更引其緒遂可賡錄名姓之下略具出處使其世可論亦微裨志乘之求也道光元年三月

地理韻編序

道光三年兆洛始至暨陽六生賡九問曰古今地名疆域膠轕檢書猥繁讀史者何道以理之予示以皇朝輿地圖合以古地名識其上爲別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爲經始年餘乃成繼檢各史地志別爲錄副而編以歸韻編寫凡三四年乃既繼檢皇輿表及一統志表詳其沿革著之于圖皆得其實地則又七八年繼會前代郡縣注之分韻下又三四年而後成蓋六生德只之力十七八焉初時編寫者徐生步莊王生蓬之夏生行之陸生子幹張生子立吳生子清曹生豫章劉

生秉彝成書籍錄者則沈生鑑盧夏生厚栽蔣生樊圃劉生子千而隨時校讐商榷者則宋生堯之六生賡九周生唐士鄭生守庭徐生康甫黃生仲孫也自始至訖事閱十有六年矣雖非日日致力于此而暇日之力則無不致焉可謂勞矣書徒薈粹載籍檢稽同異無義理可尋求成之甚難散失甚易又卷帙差多寫之頗難校之尤難爰以活字集印數百本使稍稍流布誠以廢日力于此不欲其成而速毀也編長纂葉誠不能無舛謬漏奪惟淹雅君子加之糾正是有厚望焉充集字之

役者薛生安國蘇生汝亮族子仲武而德只實董之追
思施手之初若望之行之秉彝已不幸短命不見是書
之成而諸生各少者已壯壯者漸老所成幾何歲月
卒卒如此使兆洛獨尸其名不亦恧乎屢九名承如德只
名嚴。步莊名紹堂望之名渭行之名時子幹名楨子立
名志紀子淸名廷琛豫章名秉純秉彝名純祚鑑虛名
成受厚栽名培楘圃名壽昌子千名道渶晃之名景昌
唐士名賡良守庭名經康甫名思錯仲孫名志逊安國
名光煜汝亮名旦然仲武名虎臣子尙欲爲歷代史地

名長編凡史中地名見於因事而非郡縣者悉編出之以韻類之藉可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若成此則地名皆有歸宿讀史者無遺憾矣而此事尤難以檢閱者必心有識別手能纂錄始可任此亦有三四生徒欣然受命者而無財者牽于課蒙以餬口不能分力有財者牽于科舉以求名不肯分心三五年來僅康甫成晉書一種餘多爲之而不竟自度年齒已莫恐不能待也聊書之冀有同志者繼賡焉道光十七年六月

家牒序

序曰家有譜非古也古者因生賜姓世德則世祀紀功立宗別子以收族其繫世之歷太史職之神明之冑降在皂隸宗殞卽屬絕莫爲紀也秖庶之家生而書名于閭史綴其族辨其親疎遠近使勿淆故有司馬致邑立宗之法專司者治之耳古制旣泯乃有譜學寒門貴仕紛然相躍而士君子未嘗不兢兢焉誠懼其黷宗而蔑祖也古者立宗以之收族親盡則止令通其法于譜有收之不可勝收者矣且無其位無其德而强名曰宗有

非所宜收而收者矣是豈禮之本乎夫事從其約則易循要于實則慤而鮮失若各就其身之所逮事所逮聞謹錄而藏之詳其所見聞不知則闕于辨宗尊祖之道亦無謬焉吾家素門又丁不造易王而李至于今九世矣既別于王而李非本宗皆不可援就吾別姓之祖而牒之舊有譜附輞川譜中今別刻諸家祠嗚呼閱九世矣而見丁不滿三十人可不謂衰乎吾祖者言行有傳於里黨所稱道者有見于文人學士所記述者可聽其隕失乎方夙夜慄慄危懼於負荷之不克而姑引其端

冀後有賢子孫知自樹立以恢前人之基而茫然其不可待也其能無恫於衷乎道光十七年五月

辨志書塾所見帖序目

古來稱工書者率瑰瑋人魏晉則鍾王唐宋則顏柳蘇黃是也自以書爲藝而其途遂分然端人傑士之書要無不工蓋氣志流露自不可揜此本末之辨也余多見宋元以來忠義之跡因次第借摹以永其傳附於式之意且以爲養正之助工畢因次其目宋岳忠武文信國元余忠宣明趙儕鶴鄒南皐孫栢潭高景逸姜養冲薛

元臺楊大洪史玉池李修吾吳嚴所徐闇奕吳澈如顧伯欽朱平涵繆西溪文汝止錢抑之魏淵孟方孩未許仲嘉黃介子黃錫于盧涓隱陶元朗黃陶菴黃谷簾侯廣成侯雍瞻隨所見入石故明時諸賢不能依先後次第始道光六年春斷手于十四年秋

瓶印譜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李相書璽文參篆籀略無譌殊漢氏以來施諸官位及于姓氏下逮宋氏始有齋閣之署詩文之辭而其波靡矣遂有專長之家以之成名亦分

門戸各相祖述摹印之文本出於篆或小變易以就方整故有繆篆之稱往往規瓠偏旁屈曲點畫形雖小異意則可尋無乖六書自爲別體後世繆篆之學既亡徒緣此稱競出新巧濫心虛造訛亂常行分布疏密究然成章求之六書頓生違忤雖工不雅君子病諸或乃壘守小篆隨文累積壞散不收荆榛莫翦譬諸梗偶羌無顧盼雅而不韻抑又甚焉矯枉之徒懲其如此則謂此事之興取記名姓後之踵事皆爲變本繩之以古絕而不爲是猶欲調瑟而膠柱特藏拙於畫虎者耳竊睹般

周鼎彝秦漢權盂類著文詞以爲銘識後世以于用無施斯法遠絕玩其遺作參差紛揉變動不居長則雲行短卽雨絕簡不爲欠繁不可刪同環翔逸神理微眇苟會茲意則多逾數十言少或一二字惟變所適何施不宜今時所傳漢人刻印凡白文者勻整茂密與權盂諸文相出入其朱文者每與篆法不相應措思結範別具銘裁雖或不可辨識而常有象外之會診其指致多出鐘鼎由斯舉隅則古人用意斷可識矣然而運用之方存乎司契自非研極法象究乎字源沉淫蒼雅洞其肇

勢而僅規形橅但取膚似搜求異文以資怪僻仿狀泐蝕目爲自然理不全了妄輒隨之等扱策之亡羊亦邯鄲之失步也予獲古甎磨琢爲硯破裂不任者因其華離就以製印山子爲其文令石工依而刻之夫沿遡波者當循積石適莽蒼者言懷高山源流既明宗仰寗惑況乎皇史之貽矩藝苑之潤色道分乎河洛功闢乎升中徒恠少溫子行之流求睹大體故粗舉利病稱情而言儻或務之蹄筌斯在其于小道亦無泥焉

纍鳳壺[illegible]志序錄

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勢人民謠俗苟有不晰則不可以爲治況南北之交風會所趨哉縣舊志陋而不該蓋始事之難也謹纂舊文脈山川採風謠上該周秦下至于茲條而次之維縣平原孅壤山林川谷萬井之都跨淮南北承濠挾壽是維形要志輿地第一民生斁麗土田是急五穀所宜麥豆秫稷載在職方長淮千里束於硤石肆勁漂撓風氣之所形志食貨第二經界定而保聚之圖輿城郭繕而壇壝之封植干棷樹而守望之御艮杠梁成而涉厲之歌息孰經紀是而鞏固是不可

以不諭也志營建第三彼淮淝遏瀦田廬是虞昜若道
溝瀆完隄防以益我灌溉哉稽其成效亦後事之師矣
志溝洫第四官職建而民生善官職曠而民生偷其間
不容髮當三國擾攘兵革不休而民生殖鄭君之力也
志官師第五山回而幽水肆而清是生傑英志選舉第
六淮南內篇不朽千載暨于金石考文所急志藝文第
七幼平項頊勇逾賁育蛇蚯呂公人倫之宗亦有侍御
蹇蹇是主本其行事以興來者作列傳第八共姜披面
季女闔門有幃彤管陰教是敦志列女第九仁濡義泳

老死不見兵革覽往昔戰爭之地悠然以思慄然而危曠然而慶其生之辰也志古蹟第十凡十篇其古今之變因革之宜土俗之淳漓民生之勤窳庶幾足以備考覽焉嘉慶十有九年三月

食貨志序

縣境侈於西北而縮于東南斷長補短方百里而有餘準今畝度之方一里者爲田五百四十畝方百里者爲一方里者萬則爲田五百四十萬畝也山水之占地者少民居既稀里落寥曠計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澤四

而去一其餘當得田四百萬畝有奇今歲賦計田之在額者不過四之一民戸近十萬丁口不及三十萬土雜五色多墳衍磽瘠之地十一其穀宜麥宜黍宜菽宜稷宜麻宜胡麻宜蕎麥下地亦宜稻雜稼宜棉宜靛宜菸其蔬宜萊宜蘿蔔宜萬苣宜莧宜菠薐宜葵宜葱宜蒜宜韭宜胡荽宜芥宜青椒其蓏宜瓜宜瓠宜茄其果宜榴宜梨宜柹宜棗宜桃宜李宜杏宜蒲萄藥則紫艾柴胡江蘺芎藭茵陳枸杞紫蘇之屬亦多有木則槐榆椿樗山亦宜松栢而種者少晉書稱八公山草木皆如人

形而水經注則云八公山無草木惟童阜耳今北山固濯濯也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時木甚美中棟梁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搆其產有青櫕紅櫕大皆合圍以上發老屋者猶時時得之青櫕色青黑堅緻類海楠紅櫕紅澤皆他處所無明季兵火刊伐遂盡今欲求青櫕紅櫕之蘖而辨其枝葉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則入山剗草根以爨本之槎枿長尺餘者并其根掘而鬻之以爲薪夫山者宜也莫之植而望其茂即地亦窘於生矣故縣雖有山而薪蒸若貴鬻

爨者頗資石炭濱淮之地宜柳宜萑葦亦樵蘇所賴也畜宜六擾闕疃產馬有佳者稍駿駛耳魚則鯉魴鰋鮰鯿[魚居]青鯽銀魚鱠殘魚唐書地理志頳州土貢有糟白魚今淮河白魚猶甲他處矣又有青金魚形類鮎極鮮美產黑石潭石穴中亦他所所無也鱸魚不恒有間有之其歲有水土人以為候黍多靡於酒醪酒皆和藥蒸黍而液之其以麥麴和黍蒸者謂之大麴酒產闕疃者有名富人召客亦有釀糯米為之者名五香酒味醇實屑豆為腐推珍珠泉所造為佳品俗謂豆腐創于淮南

王此蓋其始作之所斯邑產之最古者矣大約黍麥菽莜菜稻爲大種餘皆間植之地率兩歲而三收二月種黍七月而收九月種麥至四月而收五月種菽九月而畢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復種黍其一歲再收者麥若稻若菽若瓜若莜莜春秋皆可種其熟又速間種莜者或一歲三收田皆再犁犁後耙以去草下種後惟黍及豆或一耡再耡之餘種皆聽其自生不復治也糞雜六畜矢和以土而窖之俟犁而下之一熟一糞每畝之糞多不過二十石值錢三百兩以入土深淺爲量不及

寸謂之一鋤兩寸以上謂之一犁兩過此謂之雙犁兩
刈麥謂之撲麥撲麥之具謂之綽形如大箕而緻以網
刃鐵片爲口謂之釤綽之柄長與人等立而橫施之一
人執器承其旁其器謂之網採木如半月施桄於兩端
網其中度可受四五石曳而行執綽者前曳網者隨左
右若挹若注頃刻數畝麥穗狠籍麥莖之留于地者尺
許不惜也農不知擔荷凡田作皆役牛驢穫時不分秉
束顛倒納諸車中至場則縱橫播之以牛牽磟碡而碾
之畝所收者當其稔時黍麥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地之

值其下者止數百錢貴者不過四五緡一犂必駕二牛謂之一犋貧者代以驢佃百畝者謂之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數犋牛惟耕耨時須傭僦餘皆暇日矣凡縣中田地當得四百萬畝有奇計畝歲收二石當得米八百萬石丁口計三十萬別其士工商三民不在農者約五萬計實丁之在南畝者不過二十五萬以二十五萬丁治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六畝家有三丁同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爲兼幷所取計歲米穀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過八口八日食一升歲所食三十石以其餘具

糞溉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爲婚嫁喪塟宴會之具又以餘力治塘堰穿竇窖爲水旱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優游鄉里長子養孫爲安足之娱矣乃一有水旱萊色滿野流亡載途鄭念祖者邑素封家也傭一兖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尚須傭一人助之問畝之糞幾何曰錢二千其隣之聞者譁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糞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值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產錢乎鄭亦不能盡信姑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闢町治畦窖其籬疏其援萌

而培之長而導之燠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蟻驅鳥雀雖所治少而終日搰搰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蔬已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輒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並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蓏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即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倍其隣乃大羨然亦不能奪其故習也嘗行縣邑值小旱見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詰之曰何不戽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數畝不愈於盡萎乎曰無其具曰何不為曰重勞且恐所得不足償費其愚而無慮蓋

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鄭之圃而募江南民爲佃師以開水田其利豈可數計乎地既寥廓民田之離村落遠者數家合僱一人結草舍於田中以廵瞭之謂之看青秋冬刈穫後或泥門他適春盡始還謂之趁荒方刈穫時貧者挈妻子老幼亦結草舍于田隅不問所來俟其穫隨而拾其穗一人所拾或至石許時乘間竊取倚老弱爲强丐生忿爭相毆擊男女錯處因而淫佚其風之偷惡者也佃人早者牛種皆田主給之收而均分之歲稔則餘數年之畜矣得比歲稔無立錐者或致千金

稱貸者其息恒一歲而子如其毋故多并兼之家漢書地理志曰沛楚之俗急疾顓已下禁故沛也俗儉嗇飲食衣服之靡少千金之子比屋可數皆鶉衣蔬食惟博及訟往往傾產不顧能訐控於大府者里中人指引以爲雄訟必斂錢於親族戚黨人亦不以爲怪黠者因緣利而弄之矣其無賴子弟相聚飲博行則帶刀劍結死黨爲俠遊輕死而易鬭無徒手搏者耕農之家亦必畜刀畜鎗甚者畜火器故殺傷人之獄歲以百數雖設厲禁不能止其故老曰自琳隆阿公爲廬鳳道時值宿州

教匪滋事僉丁壯爲鄉勇令家必畜一刀一鎗植之門并遺冶工傳造之自是遂以爲習也孔子曰北方之强衽金革死而不厭蓋其天性風土成而不可變抑非教化所馴致歟地亦宜桑柘而無飼蠶之家間種棉亦不知紡績絲布皆資之他邑婦女常牽犢荷鋤與男子雜作富民多居積逐利而無豪商大賈穀之值不以豐凶爲準大抵雨暘調則驟賤稍不調則驟貴矣穀之渫多南行若北行則貴緡錢鮮私惡羼雜較他邑爲良水道沿淮而達江河致迂折陸行自浦口而北者多山險無

大車擔負而至率三千錢而致一石故百貨之集者少下蔡濱淮居正陽臨淮間舟楫之會也闕疃北貿睢亳南賈灊霍多馬牛驢騾硝鹽私販輒取道於此其民雜處又界蒙城阜陽俗益剽急而事末矣

溝洫志序

古稱淮壖沮洳盡地處卑下淮挾諸山之水而至瀰漫旁溢其勢然也縣承潁口下流淮始出平地硤石東束之既出硤石又扼黑石山東至懷遠又扼于荆塗縣瀕不宜爲患滋甚釃流引渠足以殺患興利而參觀地防

厥有異宜疏畢大端略有三要淮南之地多宜畜水原隰交錯土膏衍沃因庳就下股引成渠水流淫裔偃潴灌浸利饒耕鑿其要一也淮北之地多宜瀉水臯原迤邐旁比高阜流潦氾溢已成澤國厥土離斥不任渟畜泉潤蒸達小瀆不枯多穿支渠潦乃急注其要二也濱淮之地厥宜障水灘灣窊汙惟虞泛溢捍防阻堰岡陵連屬盛漲不侵膏壤足殖其要三也綜是三則厥以淮南爲上若疏導得宜潦可分泄旱可引灌利孰大焉今力穡之戶畜有塘壩者雖遇小旱猶將救得穫是能用

其利也若淮北高下二區不能引水爲利但求免水患而已縣所處淮南地窄其得水利爲上腴者幾希矣而所爲求免水患者皆是也雖磽确不齊亦庶幾圖去患以爲利其具可無豫乎縣西之焦岡湖董峯湖東北之錢家湖穆楊湖皆周數十里蓋昔時淮水游波渟滙漸淤成陸民今墾殖其中小漲即淹沒見告矣夫漫水可隄也決水可防也江南之地卑于淮北長江之水盛于長淮然築圍分圩堵壩設牐遂可以去急患保永利是隄防之不可不講也縣北之薛家集清泉集諸坊首受

蒙境下流之水稍遇霖雨則田廬道路皆被淹浸災歉屢告不得深溝通渠支分宣暢其患無已是溝瀆之不可不講也夫芍陂之饒始自蔿敖至今爲利南北朝時淮南北耕屯爲天下最下蔡大崇陂黃陂雞陂淯陂隋廢而唐復置皆溉田數百頃今之於古果何如也夫舉縣境之地其可隄者可渠者奚啻如此而已然民疲而惰於農吏屛而昧於計棄穡弗務疆畔莫修淮北諸渠塡淤者十九諸[illegible]霸雖稍整理而脫一不治廢壞立見懸耜既多惰游日增挾刀帶劍往往而是矣是誰之責

也哉是誰之責也哉

藝文志序

志藝文以搜求載籍輯錄金石也鳳臺載籍淮南內篇其最先矣自漢而後作者蓋寡呂氏諸記述頗見著錄亦散佚無存者金石則八公山碑見水經注久湮沒矣以余所輯則有唐佛頂尊勝陀羅泥經石幢薛佐堯墓誌銘千佛寺殘碑宋天聖二年施錢人名碑府判廳碑硤石築城記元順濟龍王廟碑可稱者也淮南王之金泰漢以求之輒可以考見文字亦志古者所不廢也其

他記誌之文附見各志其無類可入者即載之此編旁
及游覽之篇亦刪取其文詞尤雅者入焉

選舉志序

鳳臺亦自古文學之區也讀淮南內篇招隱辭求羣臣
賦雖不可得一時賓客之盛亦輝映山水矣而自漢以
來魁碩之士照人耳目者絕少即自奮於甲科者亦復
寥寥焉有明一代州之成進士者十四人惟方震孺著
今邑
本朝順治康熙間州進士七八人惟謝開寵方一韓著今

邑語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蓋父兄之敎朋儕之勸少而習長而安耳濡目染浸淫之勢然也

本朝百八十年於今文學彬彬比戶鄒魯而斯邑樸陋未獲曠然一變將非風氣使勁弦誦少弛乎蓋予試武科者弓馬技勇常甲旁縣文學之士大率質重而少文導之善未嘗不可與立然多急於功利尠實學余來三年閱弟子籍未嘗不慨嘆登八公山考其遺文又未嘗不畢然想見小山其人者而不我見何哉

人物志序

考方志者艷稱八公以為神仙也嗚呼烏覩其然哉史策所具戰國有史舉甘茂甘羅（註）歐陽忞輿地廣記以李斯為縣人蓋誤斯乃上蔡人也三國吳有周泰宋有呂氏諸賢金有魏全明有方震孺皆其犖犖者管子曰治天下樞在水淮水剽悍清刻其源雜南北故其民性情柔類南剛類北好動而習若尚氣節多武臣名將其蔽也狠今都錄舊志所載及閭巷人所稱說能自持其身勉于為善可以型俗者悉著之方伎之可傳者附焉讀李白白毫子歌大類漢陰丈人滄浪漁父風可得而聞

姓名不可得而知也又以疑入公之徒有其人也

保甲議

徧查戶口以嚴保甲爲政之急務也鳳臺地廣人稀其湖淮之地往往彌望四五里無聚落遂至藏奸藪慝時時爲擾則保甲尤宜急講而行此實有數難焉村落大者不過十餘家小者或一二戶彼此相距或四五里奇零星散無從合并一家爲匪則數家從風一村爲匪則數村染習蓋從惡如崩彼流之勢且爲匪必結黨善良遂無以自立即能自立亦不敢攖其鋒此由積習漸靡

相糾相坐之法不能一朝制也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流散四出謂之趁荒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其外來者則又隨宜逐便營土屋附田塍爲居或彌年累月不去不忍逐又不可編則派甲派總之術又窮今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仁溥義浹四達交通無遠弗屆生齒百倍于昔斯邑獨凋敝不可爲而生齒不繁者豈不以流移者衆耶是以保聚敎訓戒遷徙詰奸慝尤不敢不兢兢竊欲并村落之最小者使歸附近之大村落聯其什伍毋得擅徙外來之戶不得于野僻處營結

草菴棲止其僦屋久居者隨時編冊登明原籍嚴其任保核其良善其頑梗者得即誅之使愚民無與爲非良民日益畏法則保甲庶幾可行然非上下一心撫循周密則恐大爲煩擾利未見而先受其害嗚呼聖賢商治必藉手于庶夫民土著則生齒繁矣安樂其處則民士著矣田疇闢室屋完則安樂其處矣勤治生則田疇闢室屋完矣知嚮善則勤治生矣明是非之路則知嚮善矣除其害布其利以遂其生聚之樂治本之道意者無以易此歟

田賦議

田賦之棼舛至鳳臺而極矣無魚鱗黃冊無戶區細冊坐落無准四至無稽土有田地之分而田或變地地或變田不能分也田有三則之別而孰為中則孰為上則無從別也官徵其賦不能問所徵者何田之糧民完其糧不自知所完者何糧之額所以依檔冊原科折實田地每畝科一分八釐而贏而民間口號止云每畝項分每畝項分者云一畝定額銀一分也蓋下則之地二而折一每畝幾及一分上則中則為數頗多民間止以下

則取成數也一切推收大約以分爲率地旣寛廣地値又賤口號之地甚者加實丈之半又砌窪灘淺向時荒壤漸或開犂往往地浮於額照者因緣爲奸于是有賣地而不過糧私向業主收銀謂之代完又私置大弓大於官弓或六寸或一尺方言謂弓爲㮒於是賣田論價有官㮒大㮒之別而有糧無業有業無糧業多糧少業少糧多紛紛訐控矣官無魚鱗冊所指地界漫無定準難於丈量上則中則亦無依據科斷加以衛田衛地從中夾混不可究詰治此之法惟有重釐地冊更正賦額

庶可望積弊滌除而質駑資薄能意之而不能行之是以滋愧也

懷遠縣志序錄 代孫訪山作

懷遠之志明萬歷三十三年知縣王存敬屬邑人副使孫秉陽重修之而萬歷以前無可考楊應聘序稱孫前作癸未志至是而再屬筆焉舊志亦云秉陽纂修邑志至乙巳復加删潤成書蓋癸未至乙巳經再訂而始刊板也

國朝順治康熙間知縣傅鎮國馬汝驌劉鑑皆續修未

成至雍正二年知縣唐暄始修成爲八卷曰地輿曰建置曰秩官曰典禮曰籍稅曰人物曰藝文曰雜記而圖地輿一官治一學宮一冠之卷首夫以百二十年之久屢修未成之書一旦而有刊本使百里之內戶籍賦稅有可稽省政治民俗有可覽鏡忠孝貞烈之行有可風勸功固甚偉然其地輿則志沿革而不詳列前史以明建置所因之故志山川而不尋其絡脈上考水經諸書以證今昔之同異志湖塘堰壩淵泉溝澮而不辨其水利以策因事便民之政志古蹟而不備考城戍之區俾

古疆理按籍而皆可論證猶弗志也其人物則志桓氏而不著諸漢晉諸書志勳烈而不盡稽諸明代之典要且缺略過甚其藝文則雜采碑銘傳狀序記之各宜附著本事者與詩賦同科而載籍闕如夫自明三百年以至

國朝文儒甲科不一二數而別集目錄皆放失無存今且不可追紀非前此蒐羅之未逮歟營建祠祭倉儲學校兵防選舉封蔭良吏皆宜分別類叙者也乃并入建置典禮人物而人物一類標目太繁雜記所載亦多可

類附諸志者稽諸史乘者不覈訪諸故老者不詳至輿地一圖山川溝洫形勢所在道里不可不著乃苟簡特甚此其所失也讓以嘉慶十九年夏來司是邦甫任事即索觀舊志既知其得失欲重輯之蓋輟修已九十年知府事建水倪公垂意方志嘗以命讓讓因與教諭孫君起嶸言之時適奉大府檄脩郡縣志而當河決後淮流漲溢縣境無歲不大水勘災賑饑簿書旁午猝猝靡暇者數年至二十二年春乃克與縣中賢士大夫籌之幸無不踴躍樂觀其成者而前庶常知鳳臺縣事武進

李君兆洛適來主講縣之眞儒書院因質以編纂事李君令鳳臺時作鳳臺志以精覈見稱而鳳臺由壽州分出於治爲簡志懷遠事宜詳于鳳臺者數倍爰其商榷本其體例恢而廣之條貫畧定纂輯過半矣其冬李君以事去代者爲明經武進董君士錫復與董君續加蒐討至二十三年七月書成因乎舊志者十之八刪其繁蕪不當者十之二增於其舊者三倍遂以就正於倪公刊諸木焉夫懷遠設縣近自宋元而漢晉隋唐建置改更分析極頻數南北朝及宋南渡後皆爲邊境是故沿

革最不一分野雜荆揚二州經界跨淮南北地高者宜黍下者宜稌而土宜又不一界縈城宿靈壁鳳陽定遠壽鳳臺之間民氣之剛悍輕剽往往雜似乎他邑而風俗又不一縣於安徽布政使司不當車馬之衝不設驛故不爲最繁然四境濱澗民積病於水偶雨暘愆期若重困者方諸整緊之邑抑又難焉譏以承乏尹茲劇區惟懼失墜冀時物豐阜民守其業平其情相與休息習而安焉夫質樸勁直愛其長上縣之舊俗也自今始復能優游乎文藝之林咸導其情以適乎禮鄉士大夫率

之以被及於四陬不亦善乎周官土訓道地圖地慝誦訓道方志方慝詔知其土宜風俗善惡之故以輿美而備敗達其好惡之情以入於無疵也可不與賢士大夫共爲之哉故於地圖道里愼其采訪而山川溝洫津渡橋梁物產必加詳焉因革故事必加考焉士之有德行文學女之有節操者必加博載焉文獻不足因而闕之庶幾所以傳信後之覽者或亦有取乎此耳凡爲志十記二考一表三傳七圖一序錄一二十有八篇

四至辨而乖離正都圖析而閭里聯是以官守於土而

民守于官也巖巖龕山莫邪衞之湯湯大淮渦淝會之
孰是鎮之孰是潤之述地域志第一
丁田民屯
國帑正供轉漕東南
天庾是充爲解爲支率循成制課鹽榷關因民所利土
宜繁殖各蠲以類述賦稅志第二
庠序之教隆而名臣賢士孝子貞婦之行作焉書院之
設所以輔述學校志第三
禮莫重于祭祀事有常茲芬其饗諸歆茲民德最茲民

之稼穡述祠祀志第四

神武不殺而備不可弛詰戎閑衞乃齊乃止于千萬年

治安上理述兵防志第五

府事孔修

聖化覃敷備豫偏災謹茲倉儲

皇仁蕩蕩蠲復頻書凡百君子靖共爾位哀此惸獨勤

其撫字述倉儲志第六

荆山巖巖依之如城孰則宜飭官寺郵亭圮墁以時吏

民以甯津則有舟川則有梁車徒是濟行旅惟康述營

建志第七
隄堰之興以豫下地淮堧沮洳瀦可溉淤可蓺弗云乘
也修而舉之曰察其宜曰勿違其時述水利志第八
禨祥災異君子不言而水旱疾苦民隱在焉記載所弗
删也述五行志第九
太常稽古爲學士羽儀迄乎有明載籍紛披蒐採壹曠
千年闕遺後有作者彙而錄之述藝文志第十
漢建侯國當塗曲陽平阿義成向及龍亢晉屬馬頭梁
隸譙沛唐析四境入于旁縣宋末置軍元明用因述建

置沿革記第十一

萬國玉帛塗山是會征戰侵伐戎事之大汎覽前史識其梗概述歷代大事記第十二

郡邑棊置一廢一興六代列戍乃數十城孰眞孰僑壘址縱橫述古城戍者第十三

令長侯相鎭將戍主漢晉梁魏缺不可譜元明以來乃備縣尹丞簿焉校官候人亦差得畢數述職官表第十四

文武甲科辟舉貢士登髦翼俊代濟厥美貢將名臣時

焉蔚起迹選舉表第十五

師臣分茅遠矣春卿武功崛起懿惟開平東平赳赳平

陰矯矯文勳子忠長世斯保李柳壯略榮名亦實裕後

顯親上下推恩迹世襲封蔭表第十六

龍亢桓世傳經作帝師尊五更晉元子遂拔猖中守貞

元以亡迹桓氏傳第十七

子通轅魏卒躋三公明多勳戚起于從龍默齋忠貞恭

定廉正諸楊接武閥閱斯盛

聖清作八撲標蔟菁中丞總戎爲

國幹楨述史冊英賢第十八第十九

孝友睦婣任恤士行之最良蓋不可以弗彰政事文學之妙貞介之操而未見乎史冊之表禄者又烏容畧也述耆舊傳第二十第二十一

賢孝貞順惟曰女士塗山氏啟之桓氏似之有以哉或矢其愚以自立介乎其彌不可及述列女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

醫卜巫皆術而已研之而精曰恒曰一爰及神異是爲方技述方技傳第二十四

縶駒適館所以安賓旅也擇里而處以合閭長世君子
交許之迹流寓傳第二十五
爲吏而良臣職固宜職則未稱厥咎安辭前哲所爲敬
而志之先事之勞後事之師述良吏傳第二十六
名山崇崇作鎭淮邦經流十二相維而東四達者塗五
經五緯惟里有長區以百二千椰相閒弗閒嗚呋規方
畫疆瞭若掌示述縣境諸圖第二十七
在昔王君始著邑乘惟孫副使再經刪定百二十載唐
君繼之别帙爲八燦然前規迄兹重修歲紀九十伊余

固陋毎懷靡及

聖皇立極羣禀成憲道纉執中方悅吹萬小臣不敏職思官常勤求民瘼渴敢怠遑　述序録第二十八

養一齋文集卷五